

在家附近的一片餐饮店排队候餐。

这片品牌店生意出奇地好，顾客熙攘进出，有人碰到了店门口支撑装饰物的一根竹竿，竹竿倒地时，碰到了一位候餐大妈的额头。

大妈揉揉额头，并没太在意，一旁的女儿不干了，拔直喉咙向店家兴师问罪。大妈捂住头，煞有介事地哼哼起来。女儿嚷了一阵，见穿梭跑堂的面面相觑无人答理，责问便升级为咆哮。

眼见捱不过去，店家由一个领班之类的角色出来息事宁人，好话软话说了一大箩，对

方油盐不进，一口咬定砸疼了人必须“表示表示”。“领班”先不允，后经“请示上面”，答应出 20 元。索赔方说这是打发叫花子。双方讨价还价，你来我往，久久相持不下。不出钞票看白戏的渐渐围成了圈，把饭店的进出通道堵得水泄不通。旁观者中终于有人出面做中间人，费了好一番口舌，才使双方达成一致：店方赔偿 30 元。

整场拉锯战中，大妈始终捂着头，放弃了好不容易等到的就餐机会。赔偿金到手，女儿宣布打道回府。大妈似乎连路都不能走了，被小辈们架出了店门。

旁观者有人摇头，有

人叹息。

这场白戏当中，店客双方斤斤计较于鸡毛蒜皮，鸡争狗斗互不相让，结果都没占到便宜。店家一味推卸责任，处事扯皮拖沓，损害了经营氛围，还坏了口碑；至于大妈与女儿一方呢，原是从数里外的仙霞地区赶来品尝风味美食的，却为了蝇头小利，得理不让人，五斤吼六斤，使事地哼哼起来。女

全家老小没了好心情，打牙祭也泡了汤。做小辈的为了

一丁点儿蝇头小利，还忍心让老母亲饿着肚皮配合索赔，这绝不是孝敬老人的行为。

斤斤计较的现象，日常生活中并不鲜见。凡事过分计较，一时也许占了便宜，吃亏的日子却在后头。有些暗亏，是吃到了肉里而不自知的。有位朋友开了个医疗机构，聘请的坐堂专家中，有位老先生上班天天迟到。经了解得知，他上班凭老年乘车卡坐公交车，按照规定，乘车卡要过了上班高峰才能用，于是，他捱到九点才乘车上班，辗转赶到单位时，患者早已等候多时。经人婉转提醒，老先生上班准时了，但从其口中透露，坐车依然不花钱——在挤车人流中混票！朋友器重专家的医术，但顾忌其为人，思量再三，心里总不踏实，于是找了

有钱有闲更要有德

何鑫渠

我们身边不乏有钱有闲的人，我以为以养宠物狗者最有代表性。在粮食、布匹等等基本生活消费品都要票证换取的短缺经济时代，养宠物是不可想象的事。为此，以前不少地方都有“吃低保的困难人员能否养宠物狗”的讨论。

现在，生活好了，闲暇有了，人需要更多方面的需求，其中，情感需求更加突出，养宠物狗自然也成了情感需求之一。可惜的是，在遛狗人士中，不少人并不注意公共卫生。至少在我们小区，遛狗者一天一次甚至两次，花半个到一小时去遛狗，但他们听任宠物狗随地大小便，以致小区狗粪遍地，令其他居民烦恼不堪，那些破坏公共卫生的遛狗者被斥责为“有钱有闲的无德人”。

这种有钱有闲却无德的情况，在国人去国外旅游中也时常出现，例如过马路闯红灯，在公共场所高声喧哗，随意扔垃圾，插队、逃票等等，加之有时不尊重当地人的习俗等，为人家“送财”却反遭人嫌。中国古代哲人说，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。可惜我们在那些人身上却没有看到这种情况，非常遗憾。

我们当然可以用“养成一个贵族至少需要三代人”的话来宽慰自己，但如果不从自己做起，即使过了“三代”也培养不出一个贵族。所以，我们每个中国人，先要自己养成良好的习惯，自觉遵守社会公德；同时也希望有关部门惩恶扬善，使国人在“有钱有闲”的情况下，变得更“有德”。

乐迷们几乎没有人不知道：玛格德莱娜·柯仁娜是现任柏林爱乐乐团艺术总监西蒙·拉特尔的夫人。其实，早在与拉特尔婚恋之前，柯仁娜即已成名，她是凭自己的本事在乐坛立足的。

出生于捷克的柯仁娜，自然对捷克的民歌有着优先的发言权，出版过多张有关捷克民歌的唱片。她另一个强项是演唱从巴洛克到莫扎特时期的音乐，也出版过多张获得好评的专辑，如与御乐古乐团合作的《情书》。不久前，柯仁娜与御乐古乐团在上海音乐厅亮相，献上了一场《爱的情书》独唱音乐会，曲目基本取自《情书》专辑。



个借口，客气礼貌地将他辞退了。这位老先生，本来靠一技之长报酬可观，却为了占公交区区几块钱的便宜，把发挥余热的好机会断送了。

爱占便宜必吃亏，更多则亏在“于无声处”，因而愈加难以自知。凡事斤斤计较，是一种不招人喜欢的性格缺陷，它疏远你与同事同学的关系，无声无形地损害着你的生存环境。“患”有这类性格的人，精明不聪明，毛病在一定的场合便会暴露出来，因而往往有鲜有深交，不易合群，难于合作，即便才高八斗，本领过人，能说会道，照样令人敬而远之，境遇多不佳，口碑常受伤。

经常吃亏者情况则截然不同。他们虚怀若谷，与人为善，心地坦荡，立行以德，遇事多为他人着想，长此以往，令人刮目相看，得到敬重和莫大的信任，在人群中如鱼得水，做工作常常事半功倍。吃小亏占大便宜，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，是同样的意思，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，因而也称得上是一条自然定律呢。

然而，在“文革”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，“吃小亏占大便宜”的至理名言，却被当成“市侩哲学”批得一无完肤。斤斤计较的种种现实版，与这种批判有多大的渊源，一时难以考证，但想必是有一些关系的。

“精明不聪明”的“帽子”，曾几何时戴在了上海阿拉们的头上。不管是因为码头大故事多树大招风也好，螺蛳壳做道场地盘逼仄也好，还是一马平川和风水水滋养机巧心胸也好，精明不聪明总是有一点历史和地域根源的。这顶帽子也许并不只

毛师傅曾是上海沙发厂的七级工，要是健在的话，当是期颐老人。那年回上海探亲，宅里有一户人家请了师傅在做沙发，就是毛师傅。我便在一旁和他搭讪，借以偷技。后来，我用家里剩余的旧木料敲打起沙发的骨架……

有一天，我在凤阳的好哥们程兄出差来沪，看着我的沙发很是羡慕。我便把他领到邻居家，让他看看正宗的沙发，而不是我的“大兴”货。程兄见识后，心里痒痒，提出请毛师傅到凤阳去做沙发的要求。毛师傅犹豫了。我便把程兄叫到一边，悄声告知，你要让毛师傅去凤阳，必须让他有最起码大半年的活计，还得解决他住宿和来回差旅费。程兄一口允诺。

在我和程兄的撺掇下，毛师傅踏上了去凤阳做沙发的旅程。程兄为毛师傅安排了单独房间，每日荤素搭配，晚上还小酒伺候。程兄从上海请师傅到凤阳做沙发的事，成了小城百姓饭桌上的头条新闻。前来看稀奇的人群络绎不绝，其中不乏趁此偷学技艺者。毛师傅原本跑那么远做一套计不来的顾虑，变成了活计多得做不完的担忧。他到哪家做活，哪家管饭。还有一项不容改变的条件，除木料外的材料、辅料都须从他开列的

上海专卖店里购买，尤其是弹簧，只能用泥城桥下上海弹簧商店的产品。这一苛刻的条件，为毛师傅制作的沙发在凤阳留下美名：“上海老师傅，就是专业！”

毛师傅在凤阳做了近 30 家的沙发，这 30 家沙发可谓“凤阳沙发第一批”。之前，只有县委办公楼接待室里有沙发，满城百姓家难觅一对。

朋友推荐两篇近期上海期刊上的文章，《九级浪》和《白花丁香树》。

《九级浪》以高尔基和米沃什、伊姆雷、索尔仁尼琴、米兰·昆德拉等来自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and 被提名者的故事，在“诺诺”与“谬谬”的差别之间，追问他们的灵魂。而在这个平列比照的维度之外，文章又试图纵向地探寻高尔基的内心究竟经历了什么。1935 年罗曼·罗兰访问苏联时，在斯大林给予高尔基的宫殿般的豪宅里，看望了这位前辈作家；然而他察觉到了高尔基内心深处孤独，“假如我和他单独在一起的话，他会抱住我长时间地无声痛哭。”

文章作者马晓丽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部队作家，她曾经两次想写一篇有关父亲的小说。她的父亲是一位理论工作者，参与过著名的《评苏共中央公开信》即《九评》的写作。可是突然之间，她发现她并不了解自己的父亲；父亲几乎从未与她谈论过他的思想理论，甚至未曾留下内心写照的只言片语，她不知道父亲的内心经历过什么以及有过怎样的思考。于是写作只能放弃。

“九级浪”是创作于 1850 年的一幅俄罗斯著名油画，“海面上波涛汹涌……暴风雨中挣扎的人，拼命地挥动手臂向远方呼喊……”作者也许是以这样的图景作为人生的隐喻。以这命名的文章布局开阔，叙事跨越，而激荡的情绪和有利的思想内核，则使它楔联一体，以至于我不能不向作者致以陌生的遥远的致敬。

适合上海人戴，但阿拉们这回并不计较，而是拿出了真正的聪明才智来，其努力塑造上海人新形象的时代风采，在“大气谦和”的自动中展现无遗。

今宵打谜

石午忠
执政宗旨为百姓
(法律名词二)
昨日谜面：宝宝尿床
(新称谓)
谜底：潮童

傅安排了单独房间，每日荤素搭配，晚上还小酒伺候。程兄从上海请师傅到凤阳做沙发的事，成了小城百姓饭桌上的头条新闻。前来看稀奇的人群络绎不绝，其中不乏趁此偷学技艺者。毛师傅原本跑那么远做一套计不来的顾虑，变成了活计多得做不完的担忧。他到哪家做活，哪家管饭。还有一项不容改变的条件，除木料外的材料、辅料都须从他开列的

吉他、低音提琴、敲击乐器……音量不大，搭配简朴，轻声细语，细腻素雅。他们在音乐会上既为柯仁娜伴奏，担任绿叶；又在柯仁娜演唱休息间隙时或分别独奏，或乐队齐奏，扮演红花，演奏布里斯诺《夏康即兴曲》、桑兹《金丝曲》《马达奇诺》……让人充分领略了这个成立于 1998 年的御乐古乐团的独特韵味：既有整体感，又具即兴性，色色古香，淡雅自然，悠然自得。团长 Pierre Pitzl 隐坐在乐团中，看似不显山露水，其实是位灵魂人物，他与乐队成员只要与柯仁娜对一下眼神，乐响歌起，便水乳交融，不像歌手与乐队的关系，更似亲如一家的兄弟姐妹。这样的氛围，这样的感觉，这样的滋味，似乎只有在古乐中洋溢。

《白花丁香树》用着平静的忧伤，叙述了事关妈妈和姥姥的往事。著名编剧陆寿钧在推荐这篇文章时沉重地说着他的哽咽落泪处——1968 年，在 30 多岁的母亲非正常死亡的几个星期前，父亲于光远和她在一处隐蔽的胡同里偷偷见了一次面。父亲的生活费 20 多元，他买了几个包子；母亲正在监督劳动中，只买了两根冰棍。母亲 14 岁参加地下党，23 岁时因为说了一句某领导“有点粗暴”，成为“右派”被开除出党，逐去劳改农场。“文革”时，妈妈偶尔回家拿粮票，作者于光远帮着她给妈妈清洗过伤口。父亲和妈妈的最后一次见面时，两人“被离婚”已经十年，并且分别再婚。于光远晚年告诉了女

儿这件事，“他说的时候哭了”……姥姥多有革命子女，却注定要与这个遭难的女儿厮守一起，背负非常的苦难，照料着女儿的幼小女儿……白花丁香树，已然是一个诗性而悠远的意象，情思在这里得以寄寓，情感在这里得以安放；可是它却让我虽掩卷而久久不能释怀。

在这个信息纷繁的时代，感谢朋友的推荐。我需要用这样的阅读，是因为它们能让我在浮躁裹挟中获得些许思想的重量，或者是在碌碌度日时稍作停留，以仰望那沉默的星空。

有点让人意外以至于颠覆了阅读经验的是，这两篇文章分别刊载于并非“大牌”的《杨浦文艺》今年第一期和《采风》四月号上。办刊人的识见，让它们闪耀着含蓄而坚定的光亮。那么，按照流行话语，这会不会是一种值得关注的“文化现象”？

2 月底报名到斯里兰卡旅游，付掉九千六，升降都在浦东机场，去，是斯里兰卡航空，回来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。可是没过几天，大事不妙，也就是 3 月 8 日，马来西亚 MH370 飞机失踪，227 名乘客下落不明，全世界谈虎色变！

不好，我将要搭乘 MH，就是失事的 MH！取消这趟斯里兰卡之行吧，九千六百元心痛肉痛。去呢？和我搭伴的摄影家大胡说：只好去搏命了！

妻子问我：你要搭乘的是什么航班？我含含糊糊说：是斯里兰卡的航班。我哪里敢说是 MH 啊？妻子说：你们飞行好像要经过马航失事的那个海域。我说：不搭界的，只不过从天上掠过。到斯里兰卡很顺利，飞机降落科伦坡。但是，在不算短的 8 天旅行中，同去的 23 位驴友竟然没有一个谈起 MH370，也没有一个提起我们回上海将要搭乘 MH 的班机。世界上人人都在议论的那件可怕的事还不算可怕，如果人人都闭口不谈，那才恐怖。我相信我们每个游客的心里都有两个心惊肉跳的不敢讲出来的字：失联。

3 月 31 日，旅程结束，我们垂头丧气地来到科伦坡机场，看到了那架画着两个海燕组成的 MH 飞机。我在心里埋怨：我们到斯里兰卡旅行，你旅游公司派马来西亚的飞机来做啥？

4 月 1 日零点 55 分，也是半夜，也是 MH，我们从科伦坡机场上了航班号为 MH178 的飞机，据说 MH370 那个不吉利的航班已经被取消。

大家沉默不语。经过 4 个小时飞行，飞机降落了，不是降落在浦东国际机场，而是黑灯瞎火地降落在吉隆坡机场，也就是说，我和驴友们不是“掠过”，而是来到了沸沸扬扬的马来西亚！导游说还要换一架飞机，这飞机不是东航的，不是斯里兰卡航空的，还是 MH！这不明明要我们受二茬罪嘛！

我打着哈欠拖着行李，心想：既然降到马来西亚，已经横竖横了，何不让我们到宾馆休息 8 个 10 个小时再飞嘛，半夜坐在飞机上打瞌睡太痛苦了。后来我才得到消息，就是 4 月 2 日，中国的高小姐在马来西亚仙本那酒店，被一伙武装歹徒给劫持了。如果我们这个旅行团真的在 4 月 2 日下榻，说不定……

在机场休息厅苦苦等待两个多小时，清晨 7 点，我们进入了 MH388 班机。谁都不说话，高度的缄默，好像是因为疲倦，其实不是。说点什么好呢？说 MH370 失联？上也上了，伸头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！

大家一上 MH388 倒头便睡。机舱里很空，一人可占两个座位。可不是吗，只有像我这样“冲头”，才会搭乘 MH，才有空到吉隆坡来转悠！

我睡不着，我相信大部分乘客都是假睡，他们难道不抖搂？我一直盯着屏幕上播放的航行路线图，当飞机经过厦门上空的时候，我一半的心放了下来，我想，现在我们中国的陆地，即使出了一点什么事，是可以迫降的，人们也是可以找到飞机的……

当 MH 飞机的轮子轰的一下落在浦东国际机场，我立刻举起双臂欢呼：噢——另外几个姑娘和我相约而同，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一条老命总算捡回来啦！旅游，是一种休闲；旅游，也是一种冒险。不骗你！

抖抖豁豁
童孟侯